



宋克順 著

燃
照
人
生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宋克顺 著

燃
照
人
生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烛照人生

宋克顺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360-4801-7

I. 烛

II. 宋

III. 宋克顺-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8697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实习编辑: 胡琴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番禺区石楼官侨村)
开 本 730×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3.25 5插页
字 数 290,000字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801-7/K·115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烛

传
承

理
念

磊
落

光
明

——
題
釋

人生的履历表（代序）

甘征文

人生的几十年，宛如一张长长的履历表。读罢宋克顺先生的《烛照人生》，我觉得先生这张履历表填写得真诚、实在。沿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娓娓道来，给人抹掉尘封的岁月，向读者敞开心扉……

先生对我曾有知遇之恩，几十年来我自信与先生相交不浅，自谓熟悉先生、了解先生，及至拜读《烛照人生》一书才真正读懂先生的立身处世的全部。

性格即命运也。先生一生本性率直，不媚上，不流俗，重在做“功”，不善唱“功”。虽躬逢盛世，在仕途上却一直坎坎坷坷；字里行间露出几分悲壮。先生怀揣专业文凭，能言善写，精明能干，头脑清醒，干一行，爱一行，无论从事宣传、文教、水利、交通，到一处便成一处专家。可偏偏对官场的这个魔方即到退休时尚未弄懂。原因很简单，他一心琢磨事，从不会去琢磨人。无论那近两年任“莫名其妙”教育局领导，还是到糊里糊涂人称“八年抗战”的交通局长，就是最好的佐证。在交通局时有人诘难：“你到交通局干了些什么？”先生坦言：“我修了桥，补了路！”对方哑然。试问身为交通局长不修桥补路所干何来？

历史证明先生是对的。无论投身塞北，服务家乡，率众修复屈子祠，还是积极筹办龙舟节，十五个月以步当车足迹踏遍了

24个乡镇场的所有中小学校，八年中的修桥补路，乃至建潇湘第一路，直到率湘军入粤等等，哪一件哪一项不是可圈可点的业绩？

先生并不糊涂，他有格言：“我宁愿做牛，但不当猪。”这就是在社会对他不公时所发出来的抗争与怒吼。

这洋洋二十万言的履历表中还记述了先生那勤劳、忠厚的父亲和能干善良的母亲的诸多震撼人心的往事；并以重笔描写了妻子那苦难和感人的生活历程。先生的孝顺心、夫妻爱、儿女情，跃然纸上。

这张不薄的履历表，在家庭可作为先生的家谱传诸后世教育儿孙；在社会可作为“方志”的某些佐证，从中可以再显现出一个地区的那段历史演变的某些细微末节，从而烛照人生。

人生的履历表（代序） 甘征文

一、我的父亲 1

1. 书香之家 2
2. “鹭鹚大坵”之痛 3
3. 错划地主之苦 5
4. 义诊狂犬病 8
5. 木楼之危 9
6. “贩菜”之嫌 10
7. 少煤之谜 11
8. 劳累之乐 13
9. 身后传闻 14

二、我的母亲 17

1. 一碗鸭汤面 19
2. 替婆母背怨 20
3. “三朝”躲兵 21
4. 保全“鸦鹊塘” 22
5. “人民代表” 23
6. 善恶有报 25
7. 医病“良方” 27
8. 病中别子 28
9. 病孩获救 29
10. 妇女委员、妇女主任 30
11. 家庭“幼儿园长” 32

三、我的姐妹 35

1. 姐姐淑梅 36
2. 苦尽甜来的妹妹 39

- 3. 义愤斥奸 42

四、乡村启蒙 45

- 1. 私塾学堂 46
- 2. 跨进“洋学堂” 49
- 3. 山沟里求学 53

五、航校生活 63

- 1. 踏金盆倚岳麓 64
- 2. 演出和创作 65
- 3. “落后”挨批 71
- 4. 四水测量 74
- 5. 炼钢铁、修铁路 76
- 6. 毕业分配 80

六、姻缘、缘分 83

- 1. 无缘不成烟 84
- 2. 有缘千里来相会 87
- 3. 妻子和养母 92

七、塞外情怀 99

- 1. 寻梦 100
- 2. 思念 107
- 3. 离别忆往昔 111
- 4. 神秘之师 128
- 5. 转战嵯岗牧场 140

八、航道与水利 147

1. 旱涝灾害 重在预防 148
2. 典型引路 149
3. 无预备期共产党员 151
4. 认真阅读几本书 152

九、两本小册子 讴歌两伟人 157

1. 《怀念任弼时》 158
2. 《屈原的传说》 167

十、屈子祠修复记 171

1. 盛世兴 乱世毁 172
2. 精兵良将 174
3. 修旧如旧 178
4. 楹联、匾、题词 182
5. 两起事端 183
6. 各方支援 186

十一、迎宾待客 189

1. 围绕“屈原”做文章 190
2. 投其所好 192
3. 帮游人解难 198
4. 陪同杨沫姊妹故乡行 200

十二、赛龙舟的传说与大型龙舟竞赛 209

1. 起因 210
2. 拍摄屈原纪念地 212
3. 龙舟赛 218

十三、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227

1. 源远流长 229
2. 咏故园端午 231
3. 农民作家 233
4. 从第二故乡“走向经典” 238

十四、第一副局长的十五个月 241

1. 来也糊涂 走也糊涂 242
2. 肩挑实现“一无两有”重担 244
3. 以步代车 摸到一手资料 251
4. 调动教师积极性 256

十五、“八年抗战” 259

1. 含冤赴任 260
2. 人才策略 262
3. 坐镇指挥 265
4. 两段水泥路 267
5. 公路改造全面开花 270
6. 是非有公断 284

十六、见证潇湘第一路 287

1. 班子、使命 288
2. 国家、集体、农民 293
3. 电缆风波 295
4. 排忧解难 298
5. 违规审计 303
6. 潇湘第一路的胜利竣工 306

十七、湘军入粤 309

1. 得来全不费功夫 310
2. 拼凑上阵 311
3. 困难压不倒湘军 315
4. 相互争功 319
5. 交通管制 320
6. 护路员失踪 322
7. 爆竹声声 325
8. “三三格局” 327
9. 转战阳山 330
10. 依恋 333
11. 走到尽头 335

十八、以孝为先 339

1. 弃官尽孝 340
2. 病榻前三十三天 341
3. 护理母亲两年半 343
4. 修墓立碑 345

十九、长江后浪推前浪 349

1. 爷爷奶奶身旁度幼年 350
2. 发奋读书的少年 351
3. 家风传承 357

后记 361

炳 照 人 生

一、我的父亲

父亲对家人、亲友和邻里，捧出的是一颗忠诚奉献热烈而蓬勃的心，自己没有任何渴望和奢求，食能果腹，衣能遮体，足矣。对别人疾苦的关心胜过关心自己，对集体财产的珍惜，胜过关心自己的家产。生前，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思想达到很高的境界，具备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扶弱不畏强，对于恶人切齿痛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1. 书香之家

我们的始祖从山东迁来，到我父亲已有 19 代。始祖文林郎宋公名论，字济屯，公元 1372 年，明洪武四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府武定州阳信县美化乡。公早孤，饱读经书。1409 年，明永乐七年，时年 37 岁，任湖广武昌江夏县丞。1462 年，明宣德元年调任湘阴知县，官居五品，在位 17 年有余。因心存仁厚，爱民如子，洁己奉公，法纪严明，深受百姓爱戴。享年 72 岁，卒于道县，葬于湘阴，其后裔遍布罗湘。

父亲的曾祖父镜吾公，从始祖入湘算起，为第十六代。其祖父为太学生，父从九品。镜吾公亦熟读诗书，曾任翰林院诏衡，例赠武信郎。元配周氏，例赠安人。父亲的祖父，字唐璟，共有六兄弟。唐璟公居次。其长兄寿乔，太学生；三弟字克昌，入国子监；四弟字寿卿，邑庠生，元配吴氏，例授儒人；五弟字翰卿，邑庠生，清光绪癸巳恩科佣中，元配符氏，系太学生之女，继娶楚氏，系乙未科进士、钦点卫用镇南胞妹；六弟字润卿，清光绪戊子科八甲午恩科大桃，分发湖南长沙协标，遇缺授补千总监翎五品衔，元配丰氏，例赠安人。曾祖父按察使司照磨，教授登仕郎。曾祖母蔡氏，例授儒人。他们兄弟六人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饱读经书，一人太学生（封建王朝最高学府），一人国子监（封建王朝最高学府），一人教授登仕郎，二人邑庠生（县学的生员），一人光绪癸巳恩科佣中，一人戊子科并八甲午恩科大桃分发长沙授补千总监翎五品衔。有两位叔曾祖母例赠安人，我的曾祖母蔡氏例授儒人。

我祖父兄弟三人，因废除科举，均未有功名。其元配都是邑庠生之女，门当户对。

解放前后，我们小时候，老家大门外有“上桅杆坛”和“下

“桅杆坛”，两坛田的旁边，分别立有两块长方形的石块，上下都有一圆孔，老人说那是两位有功名叔曾祖父升旗的地方。六曾祖的盔甲，扎故事时我们都穿过。堂伯父赞襄的眼睛不太好，戴着眼镜挑水、挑粪，下田做功夫，过路的人见了，说：“到底是书香之家，挑粪下田都是戴眼镜的先生。”

2. “鹭鹚大坛”之痛

“鹭鹚大坛”面积4亩，在鹅公塘之下，鸬鹚塘墈上，水旱无忧，算得上“鱼肚之田”。这坛田是祖父留下的唯一家业，也是留给祖父祖母作安葬费用的。祖父母到了晚年，贫病交加，已经没有什么田产，治病要钱，安葬要钱，唯一指望是变卖“鹭鹚大坛”。

将祖父母安葬后，欠下约40担谷的债。如果卖掉“鹭鹚大坛”，可以无债一身轻。母亲主张卖田还债，她担心欠债加利，年利三成，息上加息，就是说，4亩田每年收下稻谷仅够还息钱。账还是欠着，饭谷仍然无靠。父亲则不同意卖掉“鹭鹚大坛”，他认为田土才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资本。每年息上滚息，只不过债务加重一点，下半年三五个月的口粮还有点保障。

欠账的日子可不好过。母亲领着十岁左右的姐姐出外纺纱织布。父亲种了几亩田，搞完收种，还酿酒、熬糖、打豆腐。酿酒贩酒是要收税的，为了躲过税务稽查，常常半夜动身，一人挑着一担酒篓，行六七十里地，到铜盆、栗桥、路口等外地贩卖。酿酒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手艺活，又是力气活。他常说：“做酒打豆腐，称不得老师傅。”手艺很高的师傅也有翻作的时候。因此很相信运气和神明。把杜康当祖师爷，作坊立有杜康的神位。农村作坊酿酒的程序也很简单，但都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把稻谷放在木甑蒸煮。蒸至谷粒开花，把开花的

稻谷铺在晒簟上冷却，再将碾碎的酒曲与稻谷拌和，装进大缸发酵。过几天，糟谷发酵完成，便又装入木甑。木甑下面是大锅，大锅中装水；木甑上面也是大铁锅，也装水。灶膛烧火，下面铁锅水烧开，甑内糟谷散热，上面大锅的水慢慢搅动。甑内热气遇到上面的冷锅，凝结成水珠，顺着管子流下来的便是酒。上面铁锅的水慢慢热起来，换了第二锅水，流出来的酒才是度数最高、香味最浓的“二锅头”，最后一锅水剩下来是尾水，留着作醋，或作勾兑用水。

父亲自己酿酒，自己贩运。装酒用的油篓既结实又轻巧。用竹篾编成篓子，里里外外糊着许多层皮纸，一层层用油浸透。油干后，将酒装入其中，滴酒不渗，气味不散。酒装篓前要勾兑，凭酒花判断酒的质量和度数。父亲滴酒不尝，只凭酒花来判断。

小本经营，出一甑酒挑出去卖了，换些稻谷，再蒸第二甑。贩酒不管天晴下雨，半夜三更从家里出发，雨天穿双油鞋，晴天一双草鞋，一路奔走，第二天早饭前后抵达目的地。经常贩酒有些路数，也有些熟人。比如路口的童六爷，他知道父亲的酒货真价实，送去照收，也不欠钱。

农忙季节停下蒸酒贩酒生意，到湘阴湖区帮人收割稻谷。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十七日，正是夏日炎炎的时候，从来没有在家度过生日，因为正是到湖区收割的时候。每到这个季节，他背着一铺破竹席就走了，忙过十天左右时间，挣得几斗米，赶回家收割自家的稻子。

当我长到五六岁，父母亲决定拿“新谷钱”让我读书。原来欠下的四十担谷债务，加上还“新谷钱”，“鹭鹚大坛”收下的十多担谷除了还账，秋收后又是粮荒。父母亲晚上当白天，还不得温饱。幸亏母亲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又种了一些瓜菜，常以瓜菜代粮，或到平江买些便宜的红薯丝，或煮些稀饭，半饥半饱度日。

这就是保留“鹭鹚大坵”，身负重债所造成的疼痛。如果当年将这坵田卖掉还清债务，可能情况要好些。过了十来年，土改时候说不定“鹭鹚大坵”又会田归原主。

解放后，1954年为了“鹭鹚大坵”又受了场惊吓。当年夏天，洞庭湖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洪灾，不少堤垸崩溃，灾民被安置到山区的一些村庄。灾民住在哪里，就在那里借田搞秋种，开展生产自救。乡政府秘书到我家，强行要借“鹭鹚大坵”搞秋种。“鹭鹚大坵”顾名思义是鹭鹚栖身之地，临水低洼、阴浸，很难排干浸水，不宜搞旱作物。父亲出面解释，别的田土都行，“鹭鹚大坵”千万不能搞干旱作物。

理由虽然很充足，但顶撞了这位乡政府秘书。秘书其实不是什么官职，但到了百姓之家也算得“土皇帝”。在“人权”没有多少保障的年代，一个“土皇帝”对一个平民百姓说抓就可以抓，说打说斗都是办得到的。父亲说话时我也在场，我对父亲的讲话补充了几句，说道：“借田首先要征得户主的同意，也要从实际出发，不宜秋种的水田你非要种干旱作物，不是强迫命令吗？”本来他受了顶撞已气急败坏，又被我教训了几句，更是火上加油。他只说了声：“好，你们等着吧！”一转眼，他调了民兵来抓我们父子了。父亲和我像当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后山逃跑了。几个月后我初中毕业回到家里，被乡政府借用帮助工作，和这位秘书大人共事了，他可能忘记了借田之事，也可能根本不知道顶撞他的就是我。十多年后我从外地调回，想与他叙谈叙谈，谁知他犯了错误，已被开除公职多年。

父亲前半生遭受许多痛苦和劳累，都与保留“鹭鹚大坵”有密切的关系。

3. 错划地主之苦

解放不久，湖南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将地主多余的土地

地、财产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是农村推翻千年的封建制度，解放生产力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政府派来一批工作队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基层划定成份，确定农村的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和打击对象。

工作队员常到我家访贫问苦，我家成为土改根子。父亲和姐姐经常参加积极分子会议，成为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我家五口人有土地 4 亩多，是属于少地农民。父亲常给人家打短工，母亲和姐姐长年给老板纺纱织布，欠有 40 担谷的债务，受雇工剥削和高利贷的双重剥削。根据《土地改革法》，经过群众评议，三次出榜，最后确定为贫农成份，并分得一亩左右的田土和部分其他胜利果实。

好景不长。土改以后不久，农村开展土改复查。复查工作队的胡正坤和乡秘书、我的行头老兄宋大平经过密谋，决定将我家的贫农成份改为地主成份。一个农村的依靠对象一夜之间变成了打倒、斗争对象，凭什么呢？玩鬼的人有他的鬼把戏，也就是阴谋和毒辣手段。

《土地改革法》对农村的剥削阶级的划分在时间上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剥削阶级在解放前一年破产，依靠劳动维持生活者应划为劳动者成份，解放前三年依靠剥削为生者应划为剥削阶级成份。这是一条政策规定的时间范围。如何逾越这些政策范围呢？我家在解放前 30 年甚至更远的时间曾经在曾祖父手里有些田土，雇过长工、短工，生活比较富裕。他们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把解放前 30 年甚至更远在曾祖父手里雇工剥削的事实摆到解放前一年我父亲身上。让 30 年前做过长工或者假冒的证人，在他们写好的证词上签字按手模。白纸黑字红手模的证词便成了划地主的唯一依据。

父亲的性格也是怕软不怕硬的，任他们在大会上批判、斗争和严刑拷打，都不承认那些捏造的事实。不管你承不承认，一顶